

第一〇五〇次會議

A/PV 1050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九日星期四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八十八及二十二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
實施情形(續前)

協助非洲(續前)：

(a) 聯合國促進獨立方案

一. Mr. WACHUKU(奈及利亞)：我以前曾經說過，我主要關心的是議程上的第二項，就是“援助非洲”，項目二十二(a)，“聯合國促進獨立方案”。隨後，我要隨時用機會一併討論奈及利亞決議草案的內容[A/L.357]。

二. 合併討論的兩個項目是有一段小小的歷史的，這段歷史導源於第十五屆大會所發生的一些事件。大會一定記得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是蘇聯所作聲明及它所提宣言草案要求取消全世界殖民地的結果。¹ 亞、非國家承接了蘇聯的提案而將它“加工”成爲一個決議草案，所以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實際是亞、非國家集團“加工”的結果。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作了一個一般性的宣言，但它並沒有規定取消殖民制度的方法。

三. 在同一屆會中，美國代表爲非洲提出了一個特別方案。這個提案載在致秘書長的一份函件內。² 隨後，在屆會復會後，美國代表團提出一個決議草案；³ 這個草案也經送交秘書長。

四. 這個特別方案稱爲“非洲：聯合國促進獨立與發展方案”。它特別影響到非洲國家。那些出席第一委員會的代表一定清楚記得我和美國代表意見上的分歧。當他發表他的陳述時，我們認爲他並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提議，他要求我們採取主動一點未免有失公平，因爲提案並不是從我們這兒提出的。爲了這個緣

故，美國又提出了一個提案，我們就把這個提案接了過來，因爲內中向我們發出了採取主動的一項挑戰；我忝爲起草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起草了一個決議草案，經載入第一委員會關於本項目向大會第十五屆會所提的報告書。⁴

五. 這個決議草案經提出於第一委員會，但是它包含兩個各別的問題。決議草案分作兩部分：A部處理獨立的問題，B部專論經濟發展的問題。在這個決議草案內，A部有一項是大國所不太容易接受的，特別是那些在非洲有殖民地的國家。我是指決議草案A部正文第三段，該段內容如下：

“責成第四委員會經由適當機構擬定明細辦法，包括實施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限期，特別是內中所載宣言之第五項。”

六. 換言之，殖民地國家反對規定一個限期。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內所載宣言第五段內容如下：

“在託管領土及非自治領土或其他尚未達成獨立之領土內立即採取步驟，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按照此等領土各民族自由表達之意志，將一切權力無條件、無保留移交彼等，使能享受完全之獨立與自由。”

七. 非洲國家所提的決議草案在那時由於兩個因素而沒有討論。一個因素是我已經說過的限期問題，另一個因素是設立非洲發展銀行的提議。大國對於這兩個主要提議並不十分樂意，因此，決議草案所提及的項目就被延到第十六屆會討論。我已經說過，這個決議草案的形式本身已經成爲過時，因爲內中提到要由大會的某些輔助機構來執行某些任務並向大會本屆會具報。由於大會並沒有討論這個決議草案，既沒有通過，也沒有否決，又由於延緩採取行動，所以這些機構無從執行任務。今天這個援助非洲的問題又在本屆會提出，我們注意到這個問題已經分成三部分：我們現在在這裏所討論的是議程項目二十二(a)，至議程項目二十二(b)和(c)則已經發交第二委員會。

八. 由於美國代表向非洲國家挑戰，要它們採取主動，又由於我是參加當初採取主動草擬決議草案的

¹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八十七，文件 A/4502。

² 同上，議程項目八十八，文件 A/4515。

³ 同上，文件 A/4515/Add.1。

⁴ 同上，文件 A/4747。

一個人，又由於我知道決議草案障礙之一是限期問題，本國代表團當然不是回去了就忘之大吉的。我們深知要解決有關非洲殖民地的任何問題就非顧到聯合王國政府不可。如果有人認為他可以在這兒發表一個宣言而不理會聯合王國，那他實在是浪費時間。如果不顧到聯合王國政府，那就不能投票贊成非洲所有的國家獨立。我們知道他們的個性和特質，我們曉得唯一應當做的事是着手和他們談判討論。這正是本國在過渡時期所做的事。幸虧，聯合王國政府雖然堅持不肯接受限期的觀念，但奈及利亞仍然做到一件事，就是使它同意至少要定出一個非洲不再有殖民地殘跡存在的日期。我要很小心地指出：我說的是“在非洲”，並不是說某一個領土。我說這話是非常認真的，因為有些關於奈及利亞決議草案的宣傳，已經發生了很壞的影響。

九．當本屆會開幕，在奈及利亞決議草案[A/L.357]還沒有正式提出分發給各會員國以前，我們曾對其他非洲國家表示通常的禮貌，讓它們先看一看這份草案以便它們有什麼意見提出，但是我不得不說我們非但沒有得到客觀具體的批評，反在這裏流佈出了一種惡意的宣傳，說奈及利亞將非洲國家的獨立移後了十年。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公道的。因為這個宣傳變得越來越得勢，奈及利亞政府所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便是將這個文件正式提出，以便譯成所有的正式語文，使出席大會的各國代表團都可以看到它的內容。這便是我們所已經做的事。

一〇．我還要說，即便是我剛纔所提到的這句話也已出現於討論之中。在星期二的一般辯論中，蘇聯代表 Mr. Lapin 所作的陳述中，他說了以下的一番話：

“有時聽到一些話，據說例如在非洲，必須把准許獨立的期限延遲差不多十年之久。換句話說，我們要容忍在許多年之內，西南非人民必須在南非種族主義者所實施的中古時代的恐怖情況下過生活；肯亞和北羅德西亞人民要在恐怖與壓制的情形下生活。不行，如果我們寬恕保持殖民地制度，我們便有虧對人類的職守。”* [一〇四八次會議，第八十段]。

一一．因為上述反對那個決議草案的宣傳越來越厲害，又因為有些人故意對那個決議草案作歪曲的解釋，所以蘇聯代表纔發表那樣的一篇陳述，這番話當然不能說是反映奈及利亞決議草案所載的內容。

* 根據傳譯的暫定英文譯文。

一二．奈及利亞決議草案內所載的內容是什麼？如果我們研究這個草案的前文，把它的措詞、把它各段的措詞和大會所通過關於殖民主義的一系列決議案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其中大部分字樣都已被接受，也就是說，前文是已在某種形式下被接受了。因此，沒有人能對這個前文發生嚴重的爭論，因為同樣的措詞可以在聯合國其他文件內找到。唯一重要的革新載在宣言正文第一段。我要將這一段宣讀一下，使任何人都不會對它的內容發生疑問。前文最後一段的措詞如下：

“確認非洲各民族享有完全自由、行使其主權及保持其國家領土完整之不可剝奪之權利，

“茲鄭重宣告：”

隨後便是宣告的第一項，內容如下：

“所有非洲殖民地、屬地和非自治領土及人民應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以前並至遲於是日達成獨立；”

一三．“應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以前並至遲於是日”是專為非洲而發出一項聲明。今後十年已被稱為“非洲的十年”。奈及利亞不願意給人家說“非洲的十年”只是一句套話，聽任這十年過去，而使它事實上不成其為非洲的十年。決議草案說“整個非洲應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以前並至遲於是日”，完全自由與獨立。應該注意的是在這個決議草案內並沒有提到一個非自治領土的名稱。

一四．當然，我們是相當現實的，我們知道我們不能安坐在大會裏而得出一個結論，說某一個領土什麼時候會獨立自由，而不同時顧到歷史的因素。有許多事情是應當顧到的。有關地區的政治領袖是應當去就商的，因為治理這個地區的是他們，不是我們。同時還應當顧到控制這個地區的國家，因為它們對整個問題都有利害關係。再看以往曾經對南非通過很多有關西南非的決議案，所得到的結果是什麼？聯合國不是一個政府，它沒有權力將它的意志強加於任何一個獨立的會員國。一個決議案通過了它的結果有賴於會員國能否遵守其憲章下的義務並服從大會的決議。當那個國家拒絕執行大會的決議時，那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回到這個地方宣佈那個國家拒絕遵從大會決議。不久以前當我們說對南非應施行制裁，我們便聽到一陳叫囂，說我們企圖阻止南非行使它的發言權。然則，我們能相信，不顧到有關人民的意願和控制這個地區的國家，單單在這裏發

表一個宣言，便會使某地人民達成獨立麼？就我們奈及利亞人言，我們是沒有法子相信的。

一五．在這一方面我們現在做了些什麼？我們所要求的只是請大會有鑒於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及非洲國家所接受的美國提案——援助非洲的問題已作為專案提出並列為議程上的一個項目，因此，非洲應當是首先處理的一個大洲，因為大多數殖民地都在這個大洲——應在本屆會，就是第十六屆會——不要等到第十七屆會或十八屆會——發表一個具體的宣言，內稱在某一天，並且最遲於某一天，整個非洲應當自由獨立。

一六．但是問題是這樣處理了的，就是已經準備好在某一天獨立的任何一個領土不應有任何障礙物阻撓它獨立。

一七．還有，這個宣言還包含一個意思，就是在聯合國發表這個宣言的時候，在聯合王國做出承諾的時候，非洲國家便自然而然地要負起一個義務，就是經由有關地區的民族主義者，並且和有關殖民國家一起通力合作，務必要使這個決議草案能在非洲大陸實施。

一八．現在已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一批非洲人來到此地發表一個聲明，隨後便毫無下文。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必需對減輕非洲同種國家的困苦和患難有所貢獻，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要有所貢獻。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要擬出一個解放整個非洲的切實的計劃。這是我們所需要的。

一九．在提出這個決議草案的時候，我要再度聲明：奈及利亞的用意是要使非洲的發展有秩序地循着和平的方式進行。我們沒有火箭；我們也沒有槍砲；我們沒有各種科學和技術的設備來發展我們龐大的資源。按非洲幅員的比例來說，我們也比較缺乏開發我們的資源所需要的受有訓練的人員。我們要防止本洲內部的顛覆活動。我們要使意識形態的鬭爭不侵入本洲。這種種不是我們在混亂中所能做到的。

二〇．我認為我們必須從剛果獲得一個教訓。我剛好自己熟悉那個地方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在這裏，我們也一直在注意那些事故一個一個地發生。

二一．當人們研究非洲的殖民地問題時，人們可以看到在非洲的西北部分，在茅利塔尼亞和摩洛哥之間，有一塊地方，稱為西班牙屬撒哈拉。我深信那裏的民族主義者不會願意這塊地方被稱為西班牙屬撒哈拉。還有，在海岸以外，我們看到卡納里羣島。稍為

望南一點，在塞內加爾和幾內亞之間，另外還有一塊地方稱為葡萄牙屬幾內亞，而在塞內加爾本身又有一塊被包圍領土名叫岡比亞。往下去，在奈及利亞的海岸外，有費南多波和聖多馬島。在這些島的對面我們看到受西班牙統治的里約慕尼。再往南，在剛果河的出口處，我們看到受葡萄牙控制的卡賓達，望下緊靠剛果的南邊是安哥拉，隨後是西南非，盡頭是廣大的南非殖民地。

二二．在紅海一邊正靠近通阿拉伯海的出口處，有法屬索馬利蘭。往南我們便到了有大塊殖民地的地區。那裏是肯亞、烏干達、盧安達烏隆提、坦干伊喀、北羅德西亞和尼亞薩蘭、南羅德西亞、貝專納蘭和莫桑比克，往下去是被包圍在南非——現已改稱為南非共和國——境內的斯瓦西蘭、巴蘇托蘭、本多蘭和巴洛則蘭。在這些領土內，烏干達、肯亞、坦干伊喀、南北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貝專納蘭、巴蘇托蘭、斯瓦西蘭、本多蘭和巴洛則蘭都在聯合王國的控制之下。

二三．如果各位代表看一看非洲的地圖，你們會看到這個地區橫貫着整個非洲。在一邊有安哥拉、西南非和剛果，在另一邊靠着海有莫桑比克，而我所提到的這些領土，從肯亞往南一直到貝專納蘭，就好像兩個山脈間的一道豁谷似的。

二四．當我們談到解放殖民地時，如果我們看看地圖，就很顯而易見因為聯合王國政府控制着這個龐大的地區，所以如果想解放這些殖民地，那便必須和聯合王國政府取得聯絡。如果要施加什麼壓力那就應當對那個政府去施加；如想談判交涉，那就要和那政府去談判交涉。關於安哥拉，我們要和葡萄牙交涉，關於莫桑比克也是如此。就西南非言，我們已經和南非辦了十年以上的交涉，但沒有結果。

二五．有人說奈及利亞決議草案罰這些民族等待十年，實際並不是這樣的。舉例言，當我在這裏說話的時候，肯亞的領袖們正在倫敦和英國政府談判肯亞獨立的事。如果經過圓桌會議，他們能够在明年實現獨立，奈及利亞將感覺很高興，事實上它要盡力去做這一點。我們奈及利亞人相信肯亞可能在明年獲得獨立。

二六．肯亞的三個派別應當設法和解。非洲人的兩個政黨應當彼此和解，同時應當規定辦法保障少數民族，使他們不致在恐懼狀態中過日子。換言之，政權應當移交給多數，同時應當在憲法內設有充分的保障以確保少數民族的安全。這是我們認為非洲可以獲

得和平的基礎。我們和南非的爭執就在政權在一個很微小而不願意尊重法治的少數民族掌握中一點。

二七．同樣，我們讀到烏干達領袖們和聯合王國政府代表們在圓桌會議談判後，發表了一個宣言，內稱烏干達將於一九六二年十月獨立。我們很高興得到這樣一個結果。

二八．當然，我們都知道坦干伊喀將在下一個月，就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實現獨立。本代表團將以看到這個國家獲准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引為榮幸。

二九．就北羅德西亞、尼亞薩蘭和南羅德西亞言，有一些憲法上的變更，這在北羅德西亞引起了一些誤會。他們就某種型式達成了協議，後來聯邦政府首長 Sir Roy Welensky 前往倫敦，在那裏採取了一些武斷的決定，這些決定違反那邊多數人民的領袖 Mr. Kaunda 的期望，Mr. Kaunda 就毫不躊躇地提出抗議。領土內因而引起了一些糾紛和騷動。本國政府毫不遲疑地通知聯合王國政府稱，它礙難接受所造成三百萬人民竟和七萬二千人權力相等的情勢。這是很壞的算術，因此，應當依照那邊多數人民領袖的意願作某些變更，而同時對少數民族規定適當的保障。

三〇．在這一方面，我深信他們會按照現時的安排在一九六二年四月舉行選舉，如果能對憲法內作必要的調整的話。我們毫無疑問：正如在尼亞薩蘭 Dr. Banda 以極大多數票當選，Mr. Kaunda 和他的政黨在北羅德西亞也會贏得多數選票。當然，我們認為政權應當移交給多數，同時對少數應當有保障。這是和我們本國所採取的政策相符合的。我們願意那個地區有秩序地發展。我們必須承認在那個地區有許多外來的殖民者，他們的利益十分根深蒂固。人民不能消滅他們。人道的問題應當予以解決，這個問題不是人們舞着一個棍子，在旦夕之間便可解決的。我們很明瞭這些比較微妙之處。

三一．在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內，有南羅德西亞，這是比北羅德西亞更難解決的一個領土，因為在南羅德西亞，政權也是在一羣外來殖民者的掌握中，他們似乎傾向於南非的種族主義政策。不過，現在那邊好像有了一些改革的苗頭，因為前不久，我讀到一個消息，就是婦女們採取了主動；殖民社會的婦女們採取主動開始對她們的男性非洲同胞表示禮貌。她們企圖使自己順應一個事實，就是他們都是生長在同一個社區的人，他們應當在一起生活。我認為任何讀到

這個消息的人，看到了這樣一個運動在進行中，都應當鼓勵這個運動。這些人到非洲來生活。他們願意在非洲幸福地生活着。只要他們承認多數民族的權利，我就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不應注意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這是奈及利亞對發展我們非洲的態度。

三二．有若干變革發生了。以前非洲人從來沒有代表權，但是一個運動產生了，於是我想在六十五位議員的議院內，就有了十五個非洲人。雖然這是一個朝正確方向進行的變更，可是人人都知道這個變更全不符合我們的願望。少數不容控制多數。應該向聯合王國政府——在這個地區有最後權威的政府——施加壓力，使它依英國傳統方式有所作為。

三三．在南北羅德西亞之南，我們看到另一個在聯合王國保護下的領土，就是貝專納蘭。它鄰近西南非和南非。我提到這些領土是很審慎的，因為在這個地區獨立至少有兩種後果。我們企圖覓得一個解決西南非問題的辦法；我們企圖覓得一個解決南非種族歧視問題的辦法。如果我們看一看地圖，如果這整個地區變成獨立，那麼貝專納蘭的領土，就會和西南非連接，那時南非將受到黑非洲多數民族的重大壓力。我不曉得他們將怎樣繼續去抵抗那個壓力。對他們確實施加壓力後，他們將不得不改變他們的政策。我們可以一年又一年地通過一些決議案，但是除非這些地區得到獨立，南非的種族主義政策是不會變更的。

三四．有人提議明年就應當讓這些領土獨立。我曉得這個用意是很好的、是很誠懇的；不過，這件事做得到嗎？如果做得到的話，這是不是對非洲社區有利？就以西南非而言，那些曾經讀過問題報告書的人一定知道：今天是誰在控制西南非？並不是多數民族。假定准許西南非獨立，那麼你將向誰移交權力呢？豈不正是移交給那些壓迫多數民族的人嗎？這豈不是使多數民族永生永世陷於完全奴役的地位？如果你明天就准許西南非獨立，准許它來到這裏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試問有沒有辦法可以前往干預它的內政，從而改變這個地區內黑色多數民族的情況呢？因此，這在紙上寫出來是很冠冕堂皇的。但是那些用意良善的人，並沒有精密地去研究其中所包含的人的因素。非洲是我們的洲，西南非的情形是令人駭異的。這是事實。但是我們願意造成一種情勢，使本組織能在和非洲國家及有關殖民國家的合作下，成立一個能夠切實進行工作的特派團，把政權交給多數人民而同時保障少數人民的利益，並不是徒然把獨立掉在他們

頭上，就算了事，因為這樣的話，我們以為我們替非洲人做了一件事，實際卻是使他們淪為奴隸。

三五．還有，在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內，假定你今天准許他們獨立。那裏有一個以 Sir Roy Welensky 為首的政府。你將向誰移交政權呢？向 Sir Roy Welensky 麼？他的政府將幹些什麼？它控制着軍隊，它控制着警察，它用種種方法壓倒反對者，因為後者是得不到任何一個人的幫助的。奈及利亞決議草案所要求的只是：發表一項宣言，這樣便使聯合王國不得不與其他非洲國家及有關地區領袖合作，他們將能對每一個領土擬定一套辦法。這是我們所以故意不提任何一個領土的名稱的理由所在。

三六．我們不能坐在這裏，對烏干達規定一個日子，對肯亞規定一個日子，對羅德西亞規定一個日子，對所謂西班牙屬撒哈拉規定一個日子。這些地區的領袖們是散在四方的。一天一天地我們看到西南非政治領袖們來到此地，向第四委員會請願。他們之中有些人在紐約；有些在倫敦；有些在訪問拉哥斯；有些去了阿克拉；有些去了康那克立。這些事是我們都知道的。這些人應當聚在一起，以便在會議桌上為他們自己擬訂出一個方案來。他們究竟是他們的領土的領袖。奈及利亞並沒有領土的野心。奈及利亞不願意任何一塊非洲領土在非洲發展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奈及利亞不願意某一個非洲領土攫取另一個領土，不管它多麼小。這便是他認為非洲國家應當有機會聚在一起為他們自己的大陸擬定一個政策的理由所在。如果這算是奈及利亞犯的罪惡，那麼我認為這是一個光榮的罪惡。我們引以自豪。

三七．我還要我的非洲弟兄們記得剛果。當獨立到來時，你們必然會看到原來為爭取獨立而並肩作戰的弟兄為了爭取政權而變成仇敵。我們在剛果便看到這種情形。還不是由於外來的力量——正如我在記者招待會所說的那樣——而有這麼許多人對剛果這塊肥肉染指？如果你給與一個領土獨立，可是並沒有適當地擬訂或規定如何由本組織內非洲國家和全世界友邦予以協助，那麼你有什麼保障可以說不會有人想挑撥這個領土的領袖們以便從中取利？這種事是發生了的。這便是剛果領袖之一所以遭殺害的一個理由，因為有些人給他非常壞的勸告。我們要避免這樣的事。我們不能容許毀滅我們非洲人自己的領袖。我們要保護他們，使他們得以為他們的本國服務。

副主席 Mr. Ortiz Martín (哥斯大黎加) 代行主席職務。

三八．再有一點是意識形態的傳播。有人說非洲的個性應當向外放射。但是，如果這個個性還沒有堅定起來，那又怎麼能向外放射呢？我敘述一件事，這件事也許會使有些人震駭。一九六一年五月和六月南歐某一個國家派遣代表到史坦利市去，他們招收了一百多個六歲以上的剛果學生，把他們帶走了。本組織是知道這一件事的。剛果政府知道不知道呢？把這些孩子帶走究竟目的何在？如果他們在國外生活一直到二十一歲，他們還能算是剛果人嗎？是不是要他們受和他們本國的信仰衝突的某些思想的薰陶呢？

三九．我們要防備不使這一類的事情發生。所以今天的目標應當是由非洲國家自己在和本組織及友好國家合作下，按步就班地達成獨立。我們不要讓非洲再成為大國的一個戰場。

四〇．我們要一勞永逸地消滅殖民主義。我們不能讓某一種殖民主義從前門出去，又讓另一種殖民主義從後門進來。這便是奈及利亞決議草案的宗旨。我們要保護非洲使它不發生內訌。

四一．諸位一定記得我在大會一般辯論時的發言[第一〇三一次會議]中，我曾代表本國政府提出希望葡萄牙能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實施的三個條件：葡萄牙應該承認給與它所控制的地區獨立的原則；葡萄牙應該承認這些地區政治領袖的合法地位；如果葡萄牙願意保持該地區人民對它的善意，它就應當準備擬訂一套將政權移交給該地區領袖的辦法。可是，葡萄牙卻想也沒有想到讓這些人民獨立。我們怎麼能夠作明年就給安哥拉獨立的打算？難道我們願意把我們說過想拯救的安哥拉人交還給葡萄牙嗎？我們又怎麼能夠作現在就讓莫桑比克獨立的打算？難道我們願意將它交還給現在在那裏行使控制的國家嗎？聯合國並沒有可以強迫任何國家給予獨立的辦法。我們知道誰是這些國家的領袖麼？我們怎麼知道葡萄牙不會找出一些人然後說“這些人便是領袖”？我們怎麼知道葡萄牙不會從後門進來再度掌握政權？

四二．所以，奈及利亞決議草案的用意是要造成一種局勢，使獨立的非洲國家得以注視現在還沒有獨立的許多地區的演變情形。

四三．關於這個問題，十二年多以來都用“立刻”字樣。這兩個字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就我們奈及利

亞人言“立刻”並不是意味着將某些東西冷藏起來。因此，我們所提的決議草案的第二段稱：

“在所有非洲殖民地、屬地或非自治領土內應即採取緊急步驟在目前至一九七〇年期間為各該領土人民完全管理其自身事務作準備。”

四四．我們並不說這些事應當從緩辦理。“準備”並不是意味着要將每一個人送到幼稚園去。當然“準備”包括制訂憲法。這就是說人民自己應當經由他們所組織的政黨或任何別的機構主動去管理自己的領土。躲在一邊是不能治理的。只有在治理中纔能學習怎樣治理。這是我們對“準備”的解釋。這並不是說必須把某一個地區的全體人民都送進一所大學，要等到每一個人在大學畢業，這個地區纔能獨立。這是荒唐的。大多數的政治領袖從來沒有進過什麼大學。我的父親從來沒有在大學念過書，但是他曾經是一位治理者。“準備”正如我所說的，並不一定意味着要進一個中學或其他任何合乎西方標準的學校。“準備”是指尋求了解自己本國情況的領袖們。這並不是說這些人應當懂英文、法文、德文或俄文纔能治理國家。一個人可以依他自己的傳統方式來治理。不過他應當預先有準備，這樣纔能體會治理國家的責任，取得了政權不應當用來消滅領袖們所要為之服務的人們。這便是我們奈及利亞人所稱的“準備”。

四五．當非洲國家在蒙羅維亞集會時⁵它們發表了一些一致同意的聲明。它們看出如果我們要在非洲和平安寧地相處，那便應當解決一些基本的問題。有一個問題是互相了解的問題。由於殖民政權的關係，有些非洲地區說法文，另外一些地區說英文。我們被分開了。我們應能彼此來往。目前所有的公路和電話交通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增建這些東西。我們中有許多人是第一次在大會屆會中見面。非洲國家意欲利用它們的獨立來達成互相了解及經濟、文化、科學、技術方面以及政府間的合作。

四六．再度召集的非洲各國會議將於本國首都拉哥斯集會。如果大會通過本決議草案，因而規定一個非洲獨立不容遲延的明確日期，那麼我們就想使復會的非洲各國會議從事研究為有關地區每一個領土規定獨立日期的問題。我們想邀請各領土的領袖出席，這樣我們就可以對那個地方的情況有第一手的資料。試

⁵ 一九五九年八月四日至八月八日舉行的非洲獨立國家會議。

問我們中有幾個人曾經訪問過所有這些領土或對它們有實際的認識？

四七．我們故意不規定每一個領土達成獨立的確切日期。如能精心計劃，並安予執行，這些地區中有些顯然不需五年就可以獨立；另外一些也可以在不超過五年的時期內獨立。但是我們應當記得安哥拉、西南非和莫桑比克。聯合王國政府已經接受在它管轄下的各領土應予獨立的原則。葡萄牙接受了這個原則沒有呢？不久以前，我在報紙上讀到美國政府宣佈支持這個進步的方案。我認為當兩個最強大的西方國家同願接受規定整個非洲——不單單是某一個領土——獨立日期的原則，毫無疑問，我們是有了進展。因此，我們當然可以推定：這兩個國家既已接受這個原則，它們就不能拒絕非洲國家協同有關地區的民族主義者規定一個確切的日期。如果不徵詢某一領土領袖們的意見便給這個領土規定一個日期，那就未免過於專斷。我們不想這樣做。

四八．但是，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我們有理由想見我們非洲在這個十年內可以獲得有秩序的、和平的發展，可以獲得協調的發展，我們認為這十年的終了應當就是非洲殖民主義的終了。我覺得我們這樣說而同時酌留餘裕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們規定以一九六三年為期，而到了那個日期卻什麼都沒有達成，那將怎麼辦呢？人民豈不要感到失望？假定我們規定以一九六五年為期而什麼也沒有達成，那又怎麼辦呢？有人要我答覆這樣一個問題：你是根據什麼理由規定那個日期的呢？我們根據什麼理由而建議整個非洲至遲應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獨立呢？

四九．我們規定這個日期是參照我們奈及利亞自己的經驗，也因為我們深信非洲人有能力在這個時期內組織起來廓清非洲的情勢。如果到了一種局面使用武力，如果這是避免不了的話，也就無所逃避。但是今天有多少個非洲國家在新近獲得獨立後，能够安排自己的經濟，開發自己的資源，使得它對其他國家的人民有好處有價值的呢？在這些國家達成獨立時，如果我們不能給它們協助，它們必然要到外面去請求協助。這樣，在請求協助時，它們可能落在陷穽裏面，這正是我們所要避免的。

五〇．以上是我們在研究這個情況時盤桓心中的事項。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對殖民地問題作一般性的提議。這絲毫也不是說奈及利亞不關心廢除殖民地的整個問題。不過，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既已宣

布了一般性的建議，我盼望提出於大會的任何其他決議草案會對某一個地區提出具體的計劃而不單單是促成尋常的辯論。

五一．我曾傾聽在此地發表的一些言論，其中沒有一個是對某一個領土提出具體而切實的方案的，只有荷蘭的提議[A/L.354]是例外。荷蘭政府在大會提出一個計劃，這個計劃是荷蘭與印度尼西亞政府間發生爭執的一個問題。這是一個具體的提議。但是，也可以看到它引起了爭論。我曾經企待那些願意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見諸實施的人挑出某個領土，說“我們願意這個領土在某天獨立”同時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定出這樣一個日期，並且還要說這個領土確已準備好在那一天獨立。我找遍所有的速記紀錄也找不到這種提議，所看到的只是關於殖民主義的一套陳詞濫調。

五二．當然，殖民主義對於我們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我曾經想到就阿爾及利亞問題提出一個提案。非洲國家向大會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⁶內中提議由聯合國在阿爾及利亞舉辦全民投票並加以監督。但我們提出了那個決議草案後又是怎樣呢？我們使這個決議案通過沒有？不是發生了棄權等等情事嗎？這就完全證明現在已經到了非洲人在他們本洲必須自己採取主動的時候。現在非洲已有足夠多的獨立國家，可以在一起集會，為它們本洲擬出一個解決辦法，而並不單是發表一個一般性的宣言。我們要求對全非洲——而不是對某一個領土——發表一個一般性的宣言。但是對每一個領土的細節則應當由非洲國家協同關係領土民族主義者一個一個地擬訂出來。

五三．我費了許多時間來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不願意任何一位代表繼續散布反對奈及利亞決議草案的惡意宣傳，對全盤事情都作歪曲的解釋，說我們想責罰非洲的民族主義者在等待達成獨立之前再受十年奴役之苦。在這個決議案內絲毫也沒有這樣的規定。民族主義運動者的趨勢總是向否定一方面看去。我們既已贏得獨立，我想現在到了我們應當看看獨立的肯定一方面以及獨立所引起的問題的時候。獨立是要擔負一些責任的，我們要小心防護我們這一洲的前途。

五四．現在有許多非洲人到外國去。有些人到外國去是為的學習一些對本國有用的建設性的東西，但是我們也要承認還有一些人到外國去愛上了一些對本國並沒有好處的東西。他們忘了本國的前途、本國的

傳統和自己的親戚朋友，他們變成了外國的意識形態和外國政府的代理人。此所以今天非洲的獨立不應當只是形式上的獨立，而應該是真正的獨立。今天在非洲掌握政權的人在想到別的國家之前，應當先想到非洲。

五五．奈及利亞決議草案的要旨是應竭盡全力以防止外國之干預非洲事務。我們應盡力防止在非洲社區內產生任何形式的獨裁制度。我們應盡力防止不想到為人民服務，而只想到掌握政權的一種政府，一種毀滅其本身力量的基礎和來源的政府。非洲要成長起來，開發自己的資源重新建設那久已被埋沒的文化。非洲要使自己成為世界和平的堡壘；但是，如果我們獨立而陷於混亂狀態，我們就不能成為和平的堡壘。

五六．以上我已試圖解釋我們所提的決議草案的意義。我對於蘇聯就議程項目八十八所提的其他一個決議草案[A/L.355]沒有發表多少意見，因為我認為那些討論這個決議案的人已經說得相當透徹了。在這一次的討論中，我發言完全以援助非洲為範圍，並且欣然期待着其他代表團所可能提出的任何提案。我們要用批評的眼光來研究它，客觀地分析它，並對其合於我們的見解者予以支持。我們不能讓自己被拖進論戰之中，我們不願意在此地參加意識形態的鬭爭，我們只想據守我們的本土。

五七．我已經解釋了本國所提決議草案的要旨。我並沒有聽到有人批評這個決議草案沒有價值，不過我聽到關於日期問題的辯論。我謙恭地請求所有真正認為非洲需要和平以開發它的資源、非洲應當在和平協睦而毫不擾騷的環境中發展的代表團支持奈及利亞決議草案。這是非常簡單明瞭的。人們要求我們採取主動。我們已經採取主動了；不過我希望我的非洲同事們現在能了解草擬奈及利亞決議草案所本的精神。

五八．有人說如果沒有得到若干人士的贊同，我們是不會提出這個決議草案的。可是，我卻看不到任何一個代表團被排斥，不許提出一個決議草案。我認為提出決議草案的目的是要使它為眾所週知，給其他代表以研究的機會，並決定怎樣去處理它。奈及利亞從來沒有反對任何人去研究這個決議草案，我們所反對的是沉瀝一氣對這個草案進行破壞性的宣傳，並對我們的用意作歪曲的解釋。我已經把這事解說得非常清楚了，我們很高興知道聯合王國政府完全願意支持這個非洲獨立的限期。我也深信當對某些個別領土在和聯合王國政府以及各該地區領袖們合作下訂定個別

⁶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七十一，文件 A/L.334。

的限期時，聯合王國政府也會予以支持的。我們和它有過經驗，我們相信它願意撤退以便保持所撤退的地區內人民的友誼和善意。

五九．我相信聯合王國的用意是要繼續與居民們做朋友，長久的朋友，並且建立一種新的友好關係，這種關係並不根據統治，而是根據合作與互相諒解。我們要為我們整個非洲建立的正是這一類型的友誼。我們沒有仇敵。我們願意保存我們的朋友，同時尋求新的朋友，培養新的朋友，但是我們不願意跟在任何人的後頭走。

六〇．獨立的本質是說能夠掌握自己的政策，決定自己的目標並達成自己的結論，而不受任何外來力量的不當干涉。奈及利亞為行使其作為本組織的一個獨立會員國的權利而提出了這個決議草案，因為我們認為如果對非洲採取了這個步驟，那麼在這十年終了時，我們將會發現我們已走上可以解決南非所困擾着我們的種族問題的途徑。我們知道有足够的非洲獨立國家可以向南非施加壓力，使它不再能抗拒非洲大陸獨立潮流的衝擊。我們確信如果這個決議案通過了，如果非洲國家遵照這個決議案的精神做去，那麼久懸不決的西南非問題便會獲得解決。

六一．我深信在聯合王國和美國政府的支持下，葡萄牙一定會變更它的態度，因為聯合王國是葡萄牙的傳統朋友，如果它決定現在已經到了整個非洲必須響起獨立的鐘聲的時候，那麼葡萄牙就不能繼續做埋頭在沙中的鴛鴦。它應當感覺到不可抗拒的狂飆的襲擊。尤其是今天構成西歐經濟支柱的美國承諾在這一方面採取行動的事實對於葡萄牙和它在非洲所抱態度必然會有遠大的後果與影響。

六二．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欣然等待着我在報上所讀到的事情的發生，就是這些大國可以在此地公開發表這個宣言——如果我所說的種種是真實的話，如果我所說的是正確的話，那麼我一點也不懷疑；如果大會通過奈及利亞決議草案，整個非洲便將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以前達成獨立。

六三．Mr. SUBANDRIO (印度尼西亞)：目前所討論的項目是非常重要的。去年大會第十五屆會通過了一個有歷史性的准許殖民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它鄭重地宣布有迅速終止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的必要。

六四．我用不着在大會前詳細解釋殖民主義對於人生的意義。在本大會內已經發表過不知多少言論，

描寫幾百年來在殖民主義的災禍下，在外國統治與剝削下受苦受難的無告人民的慘狀。這些人民長久生活於壓迫、苦難、屈辱與剝削之中。但是他們也經歷了戰爭和贏取自由的英勇鬭爭。

六五．事實上，殖民主義是一向遇到抵抗的。殖民主義施行得愈厲害，抵抗也愈形強烈。殖民戰爭即便是小規模的、局部的，也是隨着殖民主義的歷史而俱來。殖民國家只是靠了技術上物質上的優勢纔能在過去強使全世界廣大地區的人民接受它的統治。

六六．殖民地或屬地是各別殖民國家為圖其一己的便利而建立。但是，當對這種統治和隨以俱來的剝削的抵抗越來越強烈時，它便成為一種全國性的抵抗和全國爭取自由與獨立的鬭爭。在這些被征服的領土內，所有的人都為一個共同的命運和解脫殖民桎梏的共同利益而團結一致。殖民國家所最恐懼的便是這個民族主義，這個自視為民族整體的人民的集體力量。許多屬地便是憑藉這個以人類自由、尊嚴、平等、進步的理想為後盾的集體力量而贏得民族獨立的。

六七．但是，爭取民族獨立的鬭爭向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克服各種消滅民族爭取自由運動消滅民族集體力量的努力——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它遭遇到“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遭遇到顛覆或破壞民族意志和團結的公開干涉。

六八．即令在獨立之後，當艱苦的鬭爭已經獲得勝利的時候，殖民國家還要用各種辦法，包括簽訂所謂“協定”在內，來保全它們的利益，越長久越好。

六九．當然這是一點也不新奇的。大會內有許多會員國，特別是那些經過殖民鬭爭的國家，都很熟悉殖民主義的這些特徵。許多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在內，仍然在它們本國內面臨對殖民主義的鬭爭。所以我們認為由大會審慎、嚴肅地研究這個殖民主義問題一舉，實屬極度重要。依照聯合國宣言的號召根除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在過去是一件艱鉅而困難的任務，現在還是如此。

七〇．這個宣言——我們現在在討論它的實施問題——構成對各種反殖民力量的道義勝利。但是，殖民國家——整個說來——並沒有支持這個宣言，雖然它們不便直接反對所有目前仍處於附屬地位的人民與國家對於自由的要求。這就是說我們必須竭盡我們所有的各種道義的和政治的力量去謀求宣言——這個聯合國宣言——的實施。它需要我們充分而協同一致的努力。

七一. 不過在同時，如果說這個宣言對於殖民國家的態度一點沒有影響，那也是不正確的。殖民主義畢竟是一種態度和一種心理狀態。世界各處為自由和人類尊嚴而進行的鬭爭，顯然為那些在世界上只看到自身的狹小利益的人開闢了一個新的視界。它擴大了人的思想。它不但解放了殖民地的人民，而且也解放了殖民國家的想法與態度。這是一件好事。這是一件應當歡迎的事。

七二. 不過，雖然有些殖民國家朝解放的方向前進，還有一些殖民國家卻仍然在抵抗這種進程。它們盲目地固執不變，圖謀違抗歷史的潮流。因此，大會為了殖民地人民和殖民國家兩者的最高利益，有加速解放運動進行的責任。因為殖民主義的終止，其將賦予殖民國家與殖民地人民的自由與人類尊嚴，正復相同。我認為這便是聯合國宣言的真正意義。

七三. 這個宣言尋求以平等自由為基礎改善國際關係。它尋求以人人的進步與福利為基礎的和平與安全。有人已經指出過了，現在仍然有七千萬人民——散布在世界各處，但主要是在亞洲和非洲——生活在殖民的桎梏下或附屬的地位。這種情況應當遵照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早日終止。我們再也不能拖延了。只要還有人受殖民主義的災禍，只要還有人——不管他們目前的社會發展情況如何——一天被剝奪基本人權，那麼世界就一天不會有和平。威脅國際和平的，是這些人民的缺乏自由，並不是他們的社會發展情況。這個事實應當再三予以強調。

七四. 這些人民的社會與政治發展應當遵循民族的理想並在建設一個強大團結的國家的意志的啓發下在自由中進行。我們並不願意只看到殖民主義在形式上終止。我們願意在確保仍然處於附屬地位的人民得到真正的機會和聯合國合作從事政治、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情況下促進他們的自由。我們從本身的經驗知道這是一個非常鉅大的任務。

七五. 本國代表團所以贊成設立一個由真正熟悉並真正了解殖民地人民民族企望的會員國組成的委員會以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意見，理由在此。這樣一個聯合國委員會應當以具有殖民地人民為自由而奮鬥的精神的人充任職責。

七六. 大會可能知道本國代表團所屬的亞、非集團——就是起草大會第十五屆會所通過的那個宣言的集團——正在研究實施該宣言的問題，同時研究有無可能為此目的提出一個決議草案，當然，這個決議草

案不會妨礙蘇聯所提的那個值得我們充分注意的決議草案[A/L.355]。因此，我要保留我在以後適當階段對所有就項目八十八和二十二(a)所可能提出的決議草案再度發言的權利。

七七. 我在今天下午的發言主要是針對昨天荷蘭外交部長的發言[第一〇四九次會議]而發，他在討論中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A/L.354]，內中牽涉到本國的一部分，就是西伊里安。

七八. 昨天我仔細傾聽了荷蘭外交部長的演說，內中他解釋他那個表面上似乎是很慷慨的提議，就是將構成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一部分的西伊里安領土非殖民化，辦法是荷蘭放棄在那邊的權力，一等到聯合國能承擔起人民本身現在還不能承擔的行政事務，就立刻將主權移交給人民。

七九. Mr. Luns 的宣言中有幾句話特別引起我的注意，他說荷蘭的這個措施是獨一無二的，新奇的，是任何殖民國家從來沒有嘗試過的。

八〇. 如果我們茫然於國際關係，如果我們不很熟悉對殖民主義的鬭爭，如果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關於印度尼西亞人民為爭取獨立而對殖民主義者所作的猛烈鬭爭，再如果 Mr. Luns 的提案即刻對現在仍然是荷蘭殖民地的蘇里南(Surinam)和古拉索(Curaçao)等領土實施，那麼我就是第一個要向 Mr. Luns 慶賀的人，要向他表示我對他的人道觀念和反殖民態度表示我的敬仰。我認為他甚至還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金就像南非的 Mr. Luthuli 一樣。

八一. 但是，如果將表面上十分慷慨的荷蘭提案再研究一下，那便準會得出一個與 Mr. Luns 所得出的完全不同的結論。

八二. 第一——我要強調這一點——印度尼西亞的獨立並不是由於荷蘭給我們一個慷慨的聖誕禮物的結果。我們是從一九四五年起到一九四九年底為止，經過了一個猛烈而殘酷的戰爭纔贏得我們的獨立的。在印度尼西亞的獨立鬭爭中，我們犧牲了五十多萬人。那時荷蘭擁有優越的物質力量，他們就以無限殘酷的手段使用這種力量。屠殺平民幾乎成為家常便飯。雖然在日本佔領時期我們曾受到許多苦，但是和荷蘭的殘酷比一比，日本人的行為只能算是小小的騷擾而已。

八三. 舉一個例吧，那個有名的 Captain Westerling 一星期之內竟在南西里伯殺死了四萬個人，大多

數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因為能負荷武器的年輕人都已經逃到叢林裏面去對荷蘭人進行游擊戰。我們民族鬭爭中的這一段事蹟在我們腦筋中記憶猶新，南西里伯的屠殺現在仍然每年舉行紀念提醒人民我們是經過戰鬭和重大犧牲而後達成獨立的。

八四．甚至在一九四九年內荷蘭承認我們的獨立之後，它仍然繼續對這個新興的共和國實行顛覆的殖民政策。他們嗾使宣佈所謂“南摩鹿加共和國”，企圖分化印度尼西亞。我們在幾天之內，用軍事方法救平了這個分裂運動。接着荷蘭又到處煽動叛亂，為此，它又派遣那個臭名彰著的 Captain Westerling 到印度尼西亞去。在 Captain Westerling 領導下曾一度對中央政府發動叛變，但並沒有成功。

八五．在那次失敗後，荷蘭集中精力於毒化西伊里安問題，它甚至把這一塊爭執中的領土列入它的憲法，作為荷蘭王國的領土。荷蘭對西伊里安的佔領管理原來是暫時的辦法，作為和緩荷蘭國內對喪失印度尼西亞的反應的一種權宜政策，現在荷蘭卻開始利用這塊領土作為增加印度尼西亞的麻煩和在其他印度尼西亞領土進行顛覆活動的一個基地。

八六．荷蘭的這種反印度尼西亞的態度再度表現在它的不斷拒絕和印度尼西亞就西伊里安問題的實體進行雙邊談判。等到要討論程序問題時，荷蘭竟讓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在荷蘭等待兩個月，纔纔尊降貴地參加會議。還有，Mr. Luns 為了向印度尼西亞人表示他的輕視，他在一九五五年日內瓦會議時忽然離開會議地點到地中海邊去渡假幾個星期。

八七．我提到這些事，只是為了說明荷蘭外交部長激烈反印度尼西亞的情緒。他會利用各種的機會來侮辱印度尼西亞和它的人民。自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我們曾經向聯合國大會提出若干非常溫和的決議草案，目的只希望大會建議印度尼西亞與荷蘭就西伊里安問題舉行和平談判。Mr. Luns 連這一點都一口拒絕，藉口西伊里安是荷蘭的一個內政問題。後來在一九五九年，荷蘭派了一艘航空母艦 Karel Doorman 到印度尼西亞，它的理由道道地地是荷蘭的，據說這是為了遏制印度尼西亞對荷蘭侵略政策的某些方面。這是第二次世界戰爭以後，在消滅殖民主義時期我們和荷蘭相處的經驗。

八八．在得到所有這些經驗以後，在印度尼西亞沒有一個人——我希望在這個莊嚴的大會內也沒有一個人——能認為荷蘭對殖民問題的態度是一個十分慷

慨的態度。我相信 Mr. Luns 本人對他自己關於荷蘭大公無私的非殖民化政策事屬新奇的發言也定會感覺侷促不安，如果把他的發言和他自己在最近的行動比較一下的話。我以後還要談到這個問題。

八九．如果這位外交部長對促進人類進步真是這樣的慷慨和前進，那麼他為什麼不把他的提案適用於古拉索和蘇利南呢？這兩個領土時時刻刻都在等待從殖民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反之，他卻一定要把他的提案專適用於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領土，至少是一個爭執中的領土。

九〇．第三，如果荷蘭在對殖民主義的鬭爭中採取一種慷慨的態度，為什麼它不支持在爭取自由的英勇鬭爭中犧牲以萬千計的阿爾及利亞和安哥拉的人民呢？

九一．從這些例證，可以看出荷蘭外交部長的慷慨只是一句空話而已。

九二．有人可能要問為什麼荷蘭忽然對它用武力重新佔據的印度尼西亞領土的一部分提出所謂“非殖民化”的提案，甚至還以每年付出三千萬美元為引誘？有人也許會說這是荷蘭方面很大的讓步。我要重複說一句，這跟讓步毫無關係。

九三．現代世界的現實遲早會強迫荷蘭政府終止它的陳舊的殖民政策。但是，即令在這一方面，和其他的殖民國家比較起來，荷蘭還是落後的，因為它還死命地抓住在古拉索和蘇利南的殖民地。那麼，逼迫荷蘭外交部長裝出一副慷慨樣子的現實是什麼呢？

九四．第一是世界輿論要求廢除世界任何地方各式各樣的殖民主義的壓力，正如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所表示的那樣。第二是荷蘭有被印度尼西亞本身的反殖民力量從西伊里安驅逐出去的危險。是的，不比幾年以前，今天印度尼西亞的反殖民力量已在物質上有能力在短時期內掃除西伊里安的荷蘭殖民主義。

九五．事實上，不論我們對荷蘭外交部長所推行政策的感覺是怎樣，他卻給了我和我的許多朋友們一個非常有教訓意味的經驗，雖然也許不十分有建設性。這個經驗便是我們可以運用我們全部國家力量，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力量都在其內，來對付並克服荷蘭的殖民政策。這個政策我們稱它為全面對抗的政策。

九六．可惜的是我們不得不將國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轉用於購買武器，否則的話這筆款子可以充國家建設並為增進印度尼西亞人民社會福利之用。但是只

有用這種全面對抗的政策，纔能使荷蘭了解它的武力對西伊里安的非法佔領印度尼西亞本身的敵對力量也能使其終止。這種理解以及全世界對消除殖民主義的壓力在荷蘭輿論方面造成了一種有利氣氛，贊成該國放棄佔領西伊里安。

九七。荷蘭斥責我們的全面對抗政策說這是一個威脅的政策。不過，從印度尼西亞獨立鬭爭的歷史背景看來，我希望大會明瞭究竟誰曾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靠了軍事優勢行使脅迫和壓制？誰曾行使脅迫與壓制以武力重新佔領西伊里安？誰派遣航空母艦 Karel Doorman 到印度尼西亞海岸而在行使脅迫壓制和恫嚇的策略？我還用得着說下去嗎？

九八。說句老實話，我們之所以要武裝起來——有時不惜付出束緊腰帶的代價——只是爲了保護我們的國家完整，防禦荷蘭殖民國的侵襲和顛覆。

九九。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我們請求聯合國支持時我們已經充分證明我們愛好和平的本性。不過，我們的決議草案雖然得到多數的支持，卻沒有達到法定的三分二多數。因此，我們只好靠自己的力量來應付這個殖民國的脅迫和顛覆。我們應當怎麼辦纔好呢？難道我們就卑躬屈膝地聽任荷蘭外交政策的擺布嗎？這是我們既不能也不願意做的。

一〇〇。印度尼西亞的九千萬人民有他們的民族自尊心。他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佈獨立，並曾爲維護這個獨立從事艱苦的戰爭。反殖民戰爭之所以在一九四九年底終止，那只是因爲當時我們深信並且希望我們將來和荷蘭間還存在着的問題可以本合作精神和平解決。我們一向希望荷蘭會同意放棄它在印度尼西亞的剩餘殖民領土，以示人類關係的改進，而不使該國歷史倒退。

一〇一。我們確是從來沒有想到這個西伊里安——印度尼西亞領土中最少探測和開發的部分，只有七十萬左右的居民——問題會造成這樣一個問題使印度尼西亞面臨可能必須重新拿起武器來完成它的獨立的局面。

一〇二。我知道大會至今未盡能夠阻止一個殖民國家利用它的軍事優勢來對付殖民地人民或以前的殖民地人民。另一方面，我誠懇地希望，如果殖民地人民或前殖民地人民被迫拿起武器來對付殖民國家的非常傲慢的侵略部隊，大會也不要斥責這種行動是一種脅迫。

一〇三。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階段，荷蘭爲了我已經舉出的理由，預備放棄它在西伊里安的權力。如能盡量利用導致現階段的良好政治氣氛，如果雙方都誠懇地願意解決這個糾紛，那麼我認爲雙方間總會覓得一個折中辦法。

一〇四。不幸，這一點並沒有做到。荷蘭利用目前的良好氣氛對印度尼西亞的正當要求置之不理，因而使兩國之間的邦交越來越壞。

一〇五。但是即令假定荷蘭不願意和印度尼西亞妥協，即令是那樣，他們現在在西伊里安的行動也不是像外交部長 Mr. Luns 所力圖向本大會說明的那樣。

一〇六。正當荷蘭出現一種良好的氣氛可以放棄它在西伊里安的權力時，被逐出家園的西伊里安人民的數字忽然增加了。在最近大會的一般辯論中〔第一〇三〇次會議〕我曾經報告難民的數字每月約有一百個人。

一〇七。如果我有錯誤，我是願意受到糾正的。十月間，在我返回雅加達的路上，我在新加坡勾留了一下，有一千一百個難民來看我，他們正被人用船隻從西伊里安運送到雅加達去。現在又有一艘船載運一千餘人在開往雅加達的途中。西伊里安的反印度尼西亞運動挨戶進行，一天比一天地擴大起來。連帶而來的便是在物質上毀滅那些敢於發言贊成與印尼共和國聯合的人。荷蘭當局已經在升起所謂西伊里安的“國旗”並製作了一個所謂“國歌”企圖人爲地爲一個獨立的西伊里安國創造出一些象徵來。他們用荷蘭語代替印度尼西亞語作爲西伊里安用的通用語。

一〇八。這些都是真正的事實，和荷蘭外交部長所謂西伊里安人民可以與印度尼西亞自由結合的花言巧語是完全相反的。

一〇九。我們認爲如果西伊里安人民可以自由選擇，那麼至少西伊里安的反印度尼西亞運動，千百人民自西伊里安被驅逐出境，和對於願意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合併的人民所施的壓制，都會馬上停止。當然，爲西伊里安製出——更正確地說是強加——一個所謂“國旗”和“國歌”無非是要影響朝最顯明方向作所謂“自由選擇”的結果。

一一〇。讓我再強調一次：如果荷蘭真願意和印度尼西亞妥協，如果荷蘭真願意解決和印度尼西亞的糾紛，那麼，我預先就認定這樣一個妥協應當是雙方

觀點的折中。我可以說在前面：這樣一個妥協不會百分之百根據印度尼西亞的條件，也不會百分之百地根據荷蘭的條件。如果雙方都開誠相見，我覺得沒有理由不能覓得一個辦法來解決自決的問題和聯合國權力的問題。

一一一．但是，現在的情形是怎樣呢？荷蘭外交部長在大會一般辯論中所發表的第一個聲明〔第一〇一六次會議〕完全不理會印度尼西亞之存在。他在荷蘭代表團所提的決議草案內，完全不理會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存在。昨天他提到印度尼西亞可能也是一個對西伊里安問題關切的國家，我們要謝謝他的遇到的禮貌，但是鑒於荷蘭在西伊里安的行動，我很懷疑荷蘭外長之後來稍為提到一下印度尼西亞是真正出於誠意，這也許只是努力想在這個國際會場表顯得一點合理的態度，並爭取投票。

一一二．我們本來認為荷蘭政府會利用荷蘭的有利政治氣氛以探聽印度尼西亞的反應。如果這件事不能直接做去，那麼一定可以覓得另外一個國家來進行初步的刺探。關於這一點，荷蘭外交部長找到一個藉口，我要從他的聲明中徵引幾句：

“……因為印度尼西亞和本國斷絕邦交，甚至拒絕接受這種情形下通常所採取的辦法，就是准許第三個國家在印度尼西亞代表荷蘭的利益。”〔第一〇四九次會議，第二十七段。〕

一一三．我們確是和荷蘭斷絕了外交關係；幾個月以後由於荷蘭企圖用恐嚇的辦法派遣航空母艦 Karel Doorman 進入印度尼西亞的領水，我們並決定現在已到應當和荷蘭斷絕一切殘餘關係的時候。

一一四．在印度尼西亞，民情異常激昂，全國一致要求讓我們準備和荷蘭作最後的攤牌，以維護本國的領土完整。只要荷蘭覺得它自己在軍事上比印度尼西亞處於優勢，它似乎永遠不會停止騷擾印度尼西亞，永遠不會停止顛覆印度尼西亞，永遠不會停止想侮辱印度尼西亞。

一一五．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殖民戰爭對於荷蘭似乎還不够長似的。它造成一個分裂運動的努力，至宣布成立南摩鹿加共和國而達於頂點，也似乎還不是它對印度尼西亞的最後一次敵對行動。現在它把西伊里安和印度尼西亞的其餘部分分開，是它準備使這個印度尼西亞和荷蘭的悲劇的最後一幕變成一個既成事實。

一一六．在討論的本階段，我無意評論荷蘭所提決議草案的細節。但是，為了使那些沒有出席自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大會屆會的代表們明瞭問題真相起見，請允許我敘述幾個事實。

一一七．第一，印度尼西亞並不要求其他任何民族的領土。如果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反殖民鬭爭竟會變質為擴張主義，以致向其他民族拓殖，那麼整個印度尼西亞人民將引以為辱。印尼人民在蘇加諾總統的領導下，不但是為本國的獨立鬭爭，而且我可以老實說一句，還要繼續不斷地幫助其他亞、非人民爭取獨立。

一一八．西伊里安，也就是荷蘭所稱的新幾內亞是荷蘭東印度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荷蘭本身已於一九四九年在荷蘭王國憲法中將“荷蘭東印度”改稱“印度尼西亞”。

一一九．我們可以從荷蘭的正式聲明中徵引許多原文以證實不但西伊里安是印度尼西亞的一部分，而且在印度尼西亞與荷蘭所舉行導致和平解決的會議⁷中也從來沒有提到將西伊里安行政“區域”和印度尼西亞國分開。我們祇須稍稍徵引一些就可以，荷蘭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向聯合國所提關於印度尼西亞的報告書中正式宣稱：

“印度尼西亞是由赤道地區的一系列羣島組成，這些羣島從亞洲大陸一直伸展到澳大利亞。主要的羣島是大巽他羣島（爪哇和瑪都拉、蘇門答臘、波羅洲和西里伯連同附近的小島）、小巽他羣島（峇里、琅波克、松巴窪、佛羅勒斯、帝汶、蘇膜巴、洛蒂和其他小島）、摩鹿加羣島以及在東經一四一度以西的新幾內亞。”⁸

一二〇．還有，那時的印度尼西亞副總督 Dr. H. J. Van Mook，在一九四六年荷蘭所主持關於成立“東印度尼西亞”“邦”(sub-State)的丹巴薩(峇里)會議時曾經強調說“〔荷蘭〕政府絲毫無意將新幾內亞排除在印度尼西亞之外”。

一二一．可見整個印度尼西亞——也就是說包括西伊里安在內——之構成新印度尼西亞獨立國的領土，在當事各方間是一點疑問也沒有的，而且這也是極合理極自然的事。荷蘭政府駐安全理事會代表 Dr.

⁷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日在海牙舉行的圓桌會議。

⁸ 非自治領土，一九四八年度秘書長所遞情報之摘要與分析(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1949.VI.B.1，第一卷，第一四一頁)。

van Roijen, 曾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理事會就印度尼西亞獨立問題發表聲明證實這個協議如下:

“我在一開始就解釋過, 爭執並不發生在印度尼西亞應否成為獨立的問題。所有當事各方都同意通常所稱的荷屬東印度應儘早成為一個獨立國家。”⁹

一二二. 這是大家都同意的終止殖民地戰爭和承認新獨立國印度尼西亞產生的基礎, 這個新獨立國包括以前荷屬東印度的全部領土。

一二三. 可見印度尼西亞各民族的聯合一致, 不論他們種族或人種上的差別如何是一向被承認的, 其中包括荷蘭政府在內。荷蘭政府於一九四八年向聯合國所遞關於印度尼西亞的正式報告書內稱:

“就人種言〔印度尼西亞的〕, 土著人民可以分為西部的馬來人和東部的巴布亞人。由於這些種族業已大為混雜, 他們之間並無明確的疆界存在。”¹⁰

一二四. 接着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荷蘭駐安全理事會代表 Dr. van Roijen 又解釋說:

“... 印度尼西亞人民是由約十七個主要的種族和語言集團組成, 這些集團又各自分成更多的分支... 在荷蘭王國下的共同生活造成了一個印度尼西亞國族的意識和建立印度尼西亞國的願望。”¹¹

當然這只有一部分是事實, 因為在荷蘭人沒有來到之前, 有一個更大的國家就是塞利維嘉耶(Çrivijaya)帝國, 它的版圖從非洲往東伸展一直到現在的西伊里安, 甚至延長到這個島的東部, 並且從泰國往南一直延長到印度洋。

一二五. 這種種歷史事實是大會大多數會員都知道的。昨天〔第一〇四九次會議〕沙烏地阿拉伯代表非常清楚而令人信服地又把這些事實解釋了一遍。

一二六. 事實上, 提到整個東南亞的種族集團, 還有比較大的美拉尼西亞集團在西部, 波里尼西亞在

東部。當然, 這種種族集團的說法和印度尼西亞獨立的問題是毫不相干的。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亞人民——東部的和西部的, 以至每一部分的人民, 不論種族上有什麼樣的區別——幾個世紀以來已經構成一個國家整體和一個印度尼西亞國族, 正如荷蘭人自己所證實的那樣。

一二七. 我畢竟相信差不多每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是由不同的人種或種族組成的, 事實上往往一眼就可以看出有若干大不相同的種族集團存在。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這是很正常的。

一二八. 因此, 荷蘭想利用種族的區別來對付印度尼西亞以達到政治上的目的, 這是卑賤而又惡毒的。他們說西伊里安人民是一種矮小黑種人和非洲的人種有關係, 因此, 就如非洲各種族一樣, 應當自成爲一個獨立國。這個說法不但不正確, 而且實在是一種欺人之談, 假如不是一種險詐之論的話。第一, 所謂矮小黑種印度尼西亞人不但在西伊里安有, 而且在印度尼西亞東部——稱爲摩鹿加的——各地, 甚至在蘇門答臘和爪哇的某些單獨地點也都有的。正如我剛纔所已徵引的那件荷蘭官方報告書所明明白白地說過的:

“〔印度尼西亞的〕這些種族業已大為混雜, 他們之間並無明確的疆界存在。”

因此我不相信荷蘭宣傳的這些論證會騙得了任何一個人。

一二九. 如果有人想提出種族方面的理由, 那麼他應當曉得印度尼西亞人在種族上和馬來西亞人與菲律賓人關係非常密切。我們甚至和馬來亞聯邦內的馬來亞人說同樣的話。但是, 我要向諸位保證, 在印度尼西亞這一邊, 從來也沒有對馬來亞或菲律賓提出任何領土要求。倒過來說, 情形也是一樣的。它們都是獨立自主的國家, 跟我們一樣, 我們覺得這樣很好。即令對於北部是英國領土的婆羅洲這個大島——我們稱爲加里曼丹, 還有對於葡屬帝汶島的一半, 我們也全沒任何領土要求; 因為我們所認爲屬於印度尼西亞的並不是別的, 只是前殖民地的整個領土, 就是荷屬東印度。因此我們也沒有要求新幾內亞島的東半部, 因為它是由澳大利亞管理的。

一三〇. 西伊里安既是前荷屬東印度的一部分它當然就是印度尼西亞的領土。把我們在西伊里安的權利稱爲領土要求, 這實在是故意歪曲事實和歷史, 意

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三年, 第一三二號, 第三八八次會議, 第十一頁。

¹⁰ 非自治領土, 一九四八年度向秘書長所遞情報之摘要與分析(聯合國出版物, 出售品編號: 1949.VI.B.1, 第一卷, 第一四二頁)。

¹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三年, 第一三二號, 第三八八次會議, 第十九頁和第二十頁。

在混淆視聽，爲荷蘭無理佔領這塊領土，爲殖民地作辯護。

一三一．荷蘭外交部長高呼西伊里安人民的自決權。但是高聲喊叫不能改變歷史的事實。他想掩蓋一個事實，就是西伊里安人民已經行使了他們的自決權，並不像荷蘭所希望的那樣作爲一個種族團體，而是作爲印度尼西亞國的一部分，這個國家在一九四五年共有七千萬人民。

一三二．Mr. Luns 又說西伊里安人從來沒有對在印度尼西亞的荷蘭殖民主義作戰或參加這種戰爭。讓我們看看事實吧。在荷蘭殖民時期，荷蘭在西伊里安建立了那個有名的集中營波汶低罟(Boven Digul)，印度尼西亞的政治領袖們都被放逐到那裏。千百個自由戰士在那個集中營內過着困苦的被放逐生活，好幾百人死於疾病與虐待。可見西伊里安是沾染了許多印度尼西亞自由戰士的血的。西伊里安人民非常明瞭爭取印度尼西亞獨立的戰爭是什麼意義，他們和這個戰爭是密切關聯的。

一三三．因此，當印度尼西亞於一九四五年宣佈獨立時，西伊里安人民便即刻積極地參加共和國的防衛。當地的政黨成立了，由西伊里安人自己領導，例如 Partai Kemerdekaan Indonesia Irian，這個名詞的意義是獨立印度尼西亞伊里安黨由西伊里安一位領袖西拉巴巴爾(Silas Papare)領導。但是，當荷蘭部隊重新佔領西伊里安時，政治自由被取締了，政黨的領袖們或遭監禁，或被驅逐出該領土。

一三四．西伊里安的人民從來不願意和印度尼西亞分開。當荷蘭主持的丹巴薩(峇里)會議要在當時的副總督 Dr. Van Mook 充任主席下於一九四六年舉行時，西伊里安餘下的政治領袖曾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致電荷蘭當局要求：(a)西伊里安不應當排除在印度尼西亞聯邦之外，而應繼續成爲印度尼西亞的一部分；(b)應准許西伊里安的一羣代表前往參加丹巴薩會議；(c)西伊里安不應當再作爲殖民地。這個電文由西伊里安下列諸人簽署：C. M. Kre, M. Indey 及 N. Jouwe，他們都是西伊里安人民。事實上，Mr. Indey 現爲荷蘭代表團的一員，擔任討論西伊里安項目時的顧問。

一三五．我願在此地說，我們很高興荷蘭代表團從西伊里安帶了一些人大會來，由於我國代表團內也有一些從西伊里安來的人，我們希望這些人可以被准許彼此交談，坐在一起並一同到外邊去。我們希望

荷蘭代表團給這些西伊里安人充分自由，讓他們可以和在紐約的其他西伊里安人會面，不受監視，沒有一個荷蘭人從旁監督。我說這個話是因爲不幸當西伊里安人彼此偶然在一個飯店遇見，他們開始作友好的交談時，荷蘭監督人馬上就付賬，甚至不許荷蘭代表團的西伊里安人吃完他的飯；他們不能和其他的西伊里安人接觸，雖然他們是從同一個村莊來的。就我們這一面言，我們容許荷蘭代表團內的西伊里安人和我們代表團內的西伊里安人談話。我們會准許荷蘭代表團內的西伊里安人設法說服本國代表團內的西伊里安人，說他們應當或者成爲一個獨立國，或者成爲荷蘭的一部分。我們願意兩個代表團內的西伊里安人有行動自由和接觸自由，特別是因爲他們是從同一個村莊來的。

一三六．我可以舉出西伊里安內許許多多的意見表示贊成該領土在繼續歸屬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而反對荷蘭那種瞞不住人的、想無限期保持其對西伊里安的殖民統治的企圖，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在海牙舉行圓桌會議的前夕。必要時我要相機揭露所有這種事實。

一三七．以往和最近在西伊里安被監禁的那些領袖們，包括被放逐到現在仍然存在着的集中營波汶低罟的那些領袖們在內，也可以揭露許許多多的事情來駁斥 Mr. Luns 所稱西伊里安人民並沒有表示他們要求自由的願望。這種指陳實在是對我們西伊里安人民的智慧和尊嚴的一種侮辱，我們不能接受。

一三八．但是荷蘭政府發言人說這種話是無足怪異的。荷蘭政府從來也不接受一個事實，就是即令它所認爲落後與不開化的人民也會表示他們要求自由的願望。我相信我的亞、非朋友們對於殖民國政府的這種話是和我們同樣熟悉的。

一三九．爲了以上種種理由，我們應當毫無保留地拒絕荷蘭決議草案的現行措詞。我們看到荷蘭外交部長非但不從事覓取一個折衷的辦法，而且一心想盡量利用本國的良好氣氛以便明確表示其對印度尼西亞的敵意，在一位慷慨的恩人施與殖民地人民獨立的姿態下，想把西伊里安領土從印度尼西亞分出。

一四〇．忽然，荷蘭外交部長隆重宣佈荷蘭有一個神聖的使命，要賜予西伊里安的當地人民以主權，這一點並應毫無含混地予以實施。我們這些最近纔達成獨立的人，很明瞭殖民國家這種“神聖使命”的神話。這個曾經一度繁榮的廣大塞利維嘉耶和摩交拍希

(Mojopahit)帝國，經過荷蘭在印度尼西亞三百年殖民統治的“神聖使命”的結果是，當荷蘭離開印度尼西亞的時候，在印尼七千萬的人口中只有五百個醫生，兩百個律師和五十個得有學位的工程師。

一四一．請看現在印尼在本國管理之下差別是多麼大！在戰前，只有七十五萬左右的兒童入小學，現在約有一千一百萬人。我們現在有十一個大學，學生有五萬多人，在戰前，印尼大學生只有二百人。就說今天吧，荷蘭對西伊里安人民做了些什麼？在已往十年內，這個領土內只有三個學生達到大學程度，而在從西伊里安來到本國領土的難民中卻就有一打以上的人現已成為大學生。

一四二．這種人類成長機會與人類尊嚴的差別是一個自由國家社會和一個殖民社會間的主要而具有決定性的差別。這更加策勵我們決心要使西伊里安人民從這種不公平，從這種人類悲劇中解放出來。

一四三．就印度尼西亞言，至少這一點是很清楚的：一旦荷蘭使西伊里安之脫離印尼成為既成事實，一旦它宣布這個領土獨立，就如宣布成立南摩鹿加共和國一樣，我們就不得不使用我們所能使用的各種辦法使這樣一個宣告成為無效，即令這意味着和荷蘭作戰，我們也在所不辭。這樣一個局勢的唯一責任將落在荷蘭的肩上。每一個國家都會像印度尼西亞那樣做去。對於將本國領土的一部分在一個外國的策動下宣告獨立，我們將不惜以武力對付。

一四四．目前在亞洲和非洲製造混亂的便是這種濫用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企圖。只要這些地區的民族團體間有一點分歧，有一些外國、特別是已往的殖民國家，便總想從中策動分裂運動。說句老實話，經過十年多的武裝佔領，想製造或策動分裂運動並非難事。這種現象並不限於亞洲和非洲國家。我們在歐洲的納粹佔領區也曾看到發生過這種事，這就是分而治之的一種政策。我非常熟悉荷蘭這個國家，如果印度尼西亞有機會佔領荷蘭十年，我可以向大會保證我們不難藉口並濫用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規定，從目前荷蘭的完整領土中製造出三個獨立國家來。就在今天，歐洲某些國家內都有自國家整體分裂出去的趨勢。但一般說來，這種磨擦並沒有被外國所利用。就這一方面來說，殖民國家只對亞、非國家濫用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這實在是一種罪惡和一種恥辱。這些亞、非國家在重建本國的過程中已經面臨够多的困難。如果在這以外，它們又須對付殖民國家所

進行的分裂政策，那麼它們的困難就一定更加嚴重，也許到達它們的能力所不能控制的程度。

一四五．在印度尼西亞，我們有決心面對這個挑戰，最好用和平方法經由直接談判或聯合國的直接調停。如果這一點做不到的話，我希望大會不要剝奪被殖民國家或以前的被殖民國家運用各種方法以完成自由的權利。關於這一點，我並不哀求荷蘭的慷慨施捨，因為直到現在為止，荷蘭從沒有對印度尼西亞慷慨過。正相反，它的政策向來是以短視和卑鄙為其特徵，以致自一九四五年到現在，印度尼西亞人民五十萬以上喪失生命並使整個印度尼西亞國家遭受苦難。我想做的事便是向荷蘭發出一個呼籲，請它發揮一點常識，即令是為它本國的利益着想。對印度尼西亞憎恨不要太過了火。我們有我們的民族自尊心。我們一定有各種辦法——比一九四五年時更多——來制止荷蘭的侵略與挑釁政策。

一四六．最後，我要向出席本屆大會的各位代表，特別是那些和印度尼西亞一樣，剛剛作為獨立自主的國家出現的亞非國家的代表發出一個呼籲，大家都知道印度尼西亞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獨立鬭爭的堅決支持者，有時甚至不利於它本國眼前的利益。我們可以很謙卑地說，我們對終止殖民主義的鬭爭作出了貢獻。亞洲的獨立鬭爭對非洲的反殖民力量發生了影響，並且支援着這種力量。反之，非洲人民和領袖們爭取國家獨立的兇猛英勇的鬭爭對於亞洲之徹底消滅殖民主義也有很大的幫助。

一四七．在這個對殖民主義的共同鬭爭中，我們已往沒有分裂過，我們將來也不會分裂。只有靠了這種團結一致的自覺與決心，我們纔能在這個締造國家鞏固國基的艱鉅任務中有所進展。不論我們對於內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見地是怎樣的分歧，我們千萬不要墮入“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的陷穽中去。即令在達成獨立之後，我們仍然要應付在政治、經濟或軍事的幌子下外來的滲透和顛覆的危險企圖。只有我們有效地制止“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我們纔能克服這種企圖。

一四八．整個大會都對這個西伊里安問題負有重大的責任。這並不如荷蘭所想像是一個廢除殖民主義的問題，它主要是印度尼西亞和荷蘭這兩個主權國家間的一個爭端。如果大會接受荷蘭的決議草案[A/L.354]，那就等於認為殖民國家運用武力重新佔領印度尼西亞一部分為合法，因此這也就是說印度尼西亞行使其武力將荷蘭從西伊里安驅逐出去的權利——

以致兩個主權國家間發生戰爭——也是合法的。這並不是一種威脅；這也不是好動干戈。這是冷靜的事實和從這種事實所可得出的結論。

一四九. 事實上，印度尼西亞人民厭倦戰爭。印度尼西亞人民至今還受着殖民戰爭的餘殃。我們的心

中沒有比在和平中生活和工作更寶貴的東西。但是，如果要將戰爭強加在我們身上，如果我們除開再度從事殖民戰爭以完成獨立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那麼我們也不會在這個責任面前退縮的。

午後五時五十分散會

A/PV 1051

第一〇五一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星期五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印度總理尼赫魯 (Mr. Jawaharlal Nehru)

先生致詞

一. 主席：今天下午大會將聽取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的講演。我現在請禮賓司長陪同印度總理進入大會堂。

二. 今天我很榮幸，能够在本會堂歡迎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他曾經表示願意向本大會發表演說。

三. 尼赫魯先生名至實歸，受到全世界的崇敬，加上印度在傳統上擁有的智慧與這個偉大的亞洲國家在世界上所佔的重要地位，同時再想到了我們在這個第十六屆會所面對的一些重大問題，將使我們即將聽取的講演更具有特別意義。

四. 因此，我能够邀請印度總理向我們的大會致詞，真是感到高興。

五. 尼赫魯先生 (Mr. Jawaharlal NEHRU, 印度總理)：自從我上次向本大會講話以後，已經有一年多了。在這一年中，發生過許多事情，而代表世界社會的本組織也遇到許多次的危機。在這些危機之中，故秘書長哈瑪紹先生的悲慘遇難就是其中之一，哈瑪紹先生擔任他的崇高職位歷有年所，對於本大會工作的進行及其職權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其影響。我現在追念哈瑪紹先生，要向他致敬。

六. 對於您，現在擔任秘書長這個崇高位置的閣下，我願表示熱烈的歡迎、敬仰與祝賀。我可以向您保證，我們與其他人士在一起，不但在此歡迎您，而且要與您充分合作，因為您所代表的是聯合國，我們大家都必須與聯合國合作。

七. 在過去這些年中所遇到的困難與危機，使我們更加認識到本組織的重要性。事實上，我們不禁要問，假如聯合國停止存在、或停止工作，這個世界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因此，這個偉大的組織不但應該繼續工作，而且應該有效地進行其工作，得到在此出席的所有國家的擁護，這一點是至為重要的。

八. 我希望，在代理秘書長的領導下，聯合國將會不斷地得到加強，為世界和平事業服務，消除世界某些地區的外國統治的殘餘勢力。

九. 在去年或較去年更早，大會與安全理事會已經在這些方面採取了許多步驟，因而就多少擴大了本組織的職權，並且顯示了它在這些方面可以做些什麼事。不幸地，這些步驟並沒有能立刻帶來我們所希望的成果，所以會如此，是因為我們遭遇了種種困難，以及某些方面所施展的多少屬於阻撓性的手法。可是我相信，在未來的歲月，我們將更為團結一致地工作，並更有效地實施聯合國的各項決定。

一〇. 聯合國在一個地方，就是剛果，已經擔負起重大的責任，從許多方面看，聯合國本身的前途，或是其未來的效能，都將有賴於這次聯合國的行動能否得到成功。當然，聯合國即使不能在剛果得到成功，還是可以繼續工作，但是如果這樣，這個組織也就談不上效率，其職權也就有限。因此，這個偉大組織在剛果所擔任的工作應該得到成功，應該獲致成果，這是最為重要的。所有在此出席的國家對於這個重大問題，都很關心。我們印度人對於這個問題，較諸其他一些國家更要來得關心，因為我們應聯合國之請，將我們的一些資源與一些武裝部隊提供本組織，派往剛果服務，我們對於這些資源與武裝部隊的運用能否得到成功，自然感到關心。